

新视界

本报焦点新闻部主编 | 第 37 期 | 2014 年 1 月 26 日 星期日 责编:姜燕 范洁 视觉:董春洁



“冰毒村”：黑白之外

本报记者 曹刚 文
张龙 摄

“溜冰”后遗症

走在村里，我们两个外地人的回头率很高。找村民聊天，人人面带微笑，交流并无障碍。也有人投来异样目光——他们长期处于相对闭塞的穷乡村，偶尔看到陌生人，难免心生奇怪，未必代表排斥和敌意。

禁毒宣传语，是村里最显眼的元素。从进村必经之路到村内许多角落，都有横幅或标语。许多民房的外墙上，还贴着《陆丰市公安局关于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通告》。扫毒行动已过去多日，博社村仍随处可见民警巡逻的身影。

《通告》发布于今年 1 月 1 日，要求涉案人员“2 月 15 日前投案自首，主动上交毒品、毒资、制毒原材料或工具的，依法从宽处理。”公布了举报电话，鼓励群众积极检举揭发。

村屋密度很高，“握手楼”林立，街巷如迷宫。紧凑而凌乱的建筑格局里，点缀着一些豪华小楼，雕花窗台、欧式罗马柱、防盗门、车库、庭院一应俱全。

与之对比强烈的是，村路两旁常能见到成堆垃圾，恶臭难当，多处河道淤积，污水如墨。这些乱象，是多年制毒的后遗症。

关于垃圾，陆丰出租车司机贾国强印象深刻。他前年载客入村，发现有人故意设路障，把大量垃圾堆在路上。“等到执法人员开车进村，毒贩早就跑远了。”贾国强对当地一些村镇涉毒早有耳闻，还懂几句行话，如吸食冰毒，叫“溜冰”。“有一次，一个买家从外地来拿货，我载他回酒店，跟进去拿钱。透过门缝，看到几个人正在房间里‘溜冰’。他还问我尝不尝，我哪敢，拿了钱就跑。”

视线穿过成堆垃圾，聚焦在远处一片工地，那是村里最大的祠堂“源远堂”。堂如其名，在博社村数十个蔡氏祠堂中，历史最悠久，多达七八百年，供奉着全村的老祖宗。村内男丁几乎全姓蔡，“我们学校约 700 个学生，只有 8 个人不姓蔡。”村里的小学校长蔡晓升说。

去年 12 月 29 日的“雷霆扫毒”行动，让广东省陆丰市甲西镇博社村一夜成名，“最大冰毒村”突然闯入人们视野。

在行政区划上，这里隶属于汕尾市；在距离上，则靠经济特区汕头更近；而在交通上，从一线城市深圳过去最方便，去年底刚开通的厦深高铁，在陆丰设有车站。

出发前，从媒体同行和汕头朋友处得到零散信息，都指向“危险”。比如村里民风彪悍，盗抢猖獗，随身千万别带贵重物品；制毒贩毒泛滥，全村两成以上家庭涉毒，还私藏枪械；村民无法交流，

只要看到陌生面孔，或是说普通话的人，便会目露凶光，甚至拳脚相加……

走进博社村后，我却发现，远远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可怕。村民们会热情地奉上一杯清茶，汤色清澈浅黄，透着清香，是当地人最爱的铁观音，茶具是“木质茶盘 + 中茶碗 + 小瓷杯”的标配。一口一杯，喝完即斟，主人的待客之道，蕴在茶中。

这片滋生了众多罪恶的土壤，并非都是“黑色”。



■ 博社村的禁毒标语

工人们正在为翻新祠堂而埋头忙碌，完全无视村内脏乱的环境。震惊全国的扫毒行动，并没有打乱工地上的节奏。

距祠堂不远处，一棵不知名的古树伸出硕大树冠，枝繁叶茂，树干粗壮，需几人合抱。树前有香火、烛台和贡品，附近村民常来添香祭祖。这棵古老植物，饱经沧桑，和祠堂一样，都是宗族文化的重要承载物。村里还有多处墓穴模样的石碑，并非亲人安息之地，而是刻着先祖名号。

一人何成“家”

“无毒邻里相安，有毒家破人亡”的标语，

出现频率颇高。可此前多年涉毒，村内为何无人检举揭发，仍能“邻里相安”？答案也许就藏在古树、石碑和祠堂里。

穿过一扇拱门，走入数十个蔡氏祠堂之一的“孝友堂”。拱门上刻有“碧翠园”，下面贴着红纸黑字，用毛笔书写的“桂馥兰芳”。文化气息遍布全村，“澜澄楼”“文登居”“长兴居”……村里自建的新楼旧屋，几乎每栋都有雅号，刻入牌匾，高挂门楣。

“孝友堂”院内，3 名老人围坐方桌打牌。最年长者已九十高龄，眼不花耳不聋，只是打牌速度极慢，沉思良久，才颤颤巍巍地抽出一张。桌旁有三五村民围观，无人着急催促，插嘴点评，看客和玩家皆轻声细语。四周还有十多人，或闲坐台阶，望着院子发呆，或背倚院墙，叼着烟嘴闲聊，气氛轻松而闲适。

纸牌名为“四色牌”，源于古老的中国象棋。规则严格多变，玩家讲究举止文雅，牌局鲜有争执，被视为比较高尚的娱乐活动，因此又称“君子牌”。

蔡晓升说，这里相当于农村敬老院，许多中老年人每天必到之处，不可或缺的休闲之地和精神家园。

一块投影幕布立在院子里，对着祠堂厅门。在那块破了几个洞的布上，露天电影不定期上演，有激烈的抗日戏，有老旧的武侠片，却没有观众。这是一些村民来祠堂祭祖时，专门出钱放给老祖宗看的。

唯一看客，是 73 岁的蔡乃佛。老人讲一口潮汕话，听不懂普通话。交流如鸡同鸭讲，

并不妨碍他对外乡人表示友好。一见到我们，他就乐，皱纹聚拢在脸上。

自从 4 年前重修孝友堂后，蔡乃佛就蜗居在堂内一隅，尽心尽力当看门人，以祠堂为家。60 岁的村民蔡文彬纠正说：“这哪里算家，他没有亲人，独自生活，一个人怎么成‘家’？”

孝友堂建于清嘉庆十七年（1812 年），2010 年冬修缮一新。《重修孝友堂记》挂在堂内，洋洋洒洒数百字，详细记录了重建始末，其中有一句：“惟愿裔孙崇孝悌，莫将身世负先祖”。

修建资金全由附近村民自掏腰包凑份子，多则 39.8 万元，少则 200 元，上百名捐款者的大名全都刻碑留念。

对“家”，村里人有着特别浓烈的情感。不管离家多远，每年从腊月十五开始，必然会陆续归乡，拜祭祖先，合家团圆。

从娃娃抓起

一路打听新村委会地址，有村民说在小学旁边。走进校园，果然没错。所谓校园，其实只有 3 栋旧楼，外加大片泥地。没有校门，也没有操场。

如此简陋的硬件配置，在甲西镇却已算数一数二，从校名就能看出——甲西镇中心小学。中心校一般都是全镇最好的小学，在规模上，这里也是镇上最大的，约有 700 名学生。

（下转 A15 版）

博社村多年涉毒，仍能邻里相安，答案也许就隐藏在这浓厚的宗族文化里